

773
文化悬疑

盗墓

猛玛象 作品

他们在准备**处死**这位当时汉族人的大神、世界上最富有的**皇帝**时，
竟忘掉了那窖足以买下整个欧洲的黄金和珠宝……

这窖宝藏就应该在这里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盗墓

他们在准备**处死**这位当时汉族人的大神、世界上最富有的**皇帝**时，
竟忘掉了那窖足以买下整个欧洲的黄金和珠宝**……**

这窖宝藏就应该在这里！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密/猛玛象 著. - 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9.10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63 - 2

I. 画… II. 猛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7467 号

773 文化悬疑

画密

作 者 猛玛象
选题创意 刘 蟒
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
封面创意 刘 蟒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赵东亮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150020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7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9.80 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63 - 2



序 幕	/ 1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卷 黑龙夺宝	/ 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玉犬一放进凹洞，整块青玉大石就像是一头会咬人的野兽，将那只玉犬咬住，发出咯的一声。声音非常的轻微，但仿佛一种巨大的力量四面扩散开来，众人的心都随着无名山谷颤抖了。

- 一、鬼市觅宝 / 5
- 二、故宫惊会 / 8
- 三、图中之密 / 12
- 四、博士的遭遇 / 15
- 五、神秘来客 / 18
- 六、绝密鉴宝 / 23
- 七、神秘的仓库 / 28
- 八、秘密基地 / 33
- 九、寻找真迹 / 37
- 十、大隐于村 / 41
- 十一、绝密往事 / 46
- 十二、鬼影毒火 / 51
- 十三、黑龙至宝 / 56
- 十四、千古家书 / 61
- 十五、风波乍起 / 65
- 十六、坟冢惊魂 / 71

第二卷 古城探秘 / 79

四幅立轴并排挂在一起，画上的内容别有不同。四幅画每张都有一只龙螭，浑身雪白，一只眼睛黑一只眼白，模样可爱。眼神中透着几分凶悍。

- 一、信中之信 / 81
- 二、皇庙地宫 / 84
- 三、野蛮的征服 / 88
- 四、恐怖袭来 / 92
- 五、神秘死亡 / 96
- 六、妖异灵猫 / 100
- 七、人兽之争 / 103
- 八、身赴险境 / 108
- 九、与兽共舞 / 111
- 十、丝丝入画 / 116
- 十一、历史逸事 / 120
- 十二、开封府 / 123
- 十三、杀出险境 / 128
- 十四、吸血鬼 / 132
- 十五、冷兵器 / 136

第三卷 鬼寂之城 / 143

匣子里是一卷古画，武藏天雄的脸色忽然红了，红得发紫。张思翰知道他为什么脸红，因为他的脸也在发烧，心在狂跳，呼吸沉重得令人窒息。

- 一、太岁的秘密 / 145
- 二、奇香之术 / 149
- 三、常胜将军 / 153
- 四、惊世神品 / 157
- 五、奇墓情缘 / 161
- 六、死里逃生 / 166
- 七、死里重生 / 171
- 八、攻城略地 / 176

- 九、隐秘逸事 / 180
- 十、神秘诅咒 / 184
- 十一、宫城鉴宝 / 188
- 十二、奇怪的病症 / 193
- 十三、大师笔记 / 197
- 十四、紫桃花 / 202
- 十五、紫魂传说 / 207
- 十六、与死神赛跑 / 212
- 十七、紫魂真颜 / 216

第四卷 机关算尽 / 223

太岁向他们靠近。但是它也正在变脆弱，变得矮小。那些脱落的白肉已经失去了柔韧，没了那种神秘的类似生命的力量。白花花的肉都像豆腐渣一样稀糟，更要命的是太岁正在引起穹顶上的星相变化，这正是张思翰担心的。

- 一、大难余生 / 225
- 二、噬血水蛭 / 229
- 三 八卦火阵 / 235
- 四、观音金像 / 240
- 五、暗河飞桥 / 245
- 六、水中之魔 / 249
- 七、密水神坛 / 255
- 八、宝玉无双 / 259
- 九、摩羯图 / 264
- 十、一步登天 / 269
- 十一、烛光古事 / 275
- 十二、绵里藏针 / 280
- 十三、隐画之妙 / 286
- 十四、伏龙悬梯 / 290
- 十五、星宿幽灵 / 295

尾 声 / 301

序 幕

公元 1127 年，北宋靖康二年的早春。金人大兵压境，京师汴梁的外城失守，烽火燃起，汴梁城变得满目疮痍。

金兵肆虐的笑声，臣民无助的哀怨，仿佛在叹息这座古城的命运。金人每日要勒索金银珠宝，钱财女人，京师沦陷。朝廷不堪重负，唯有一走了之才能解脱这乱世的烦恼。

宋徽宗赵佶的身体颤抖着，依偎在情人李师师的怀抱里，希望这一刻的软玉温香，能抚平他心中的忧伤。

两只小毛驴拉着一辆华丽的小车，穿过京师的朱雀门向南而来。赵佶一只手握着重人玉手，一手抓着一个精美的卷轴，似乎这个卷轴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！

小车刚刚出城，忽然遇到一队金兵。两个金兵用寒冷的刀锋划开车帘，顿时眼前一亮：车里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，还有一个面如玉冠的中年人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一个金兵队长厉声询问。

另一个金兵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像是条大鱼，男的捉回去打个皮开肉绽，不怕不从实招来；女的就献给完颜宗望大元帅。”

赵佶脸色苍白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是大宋太上皇，你们休得无礼。”

两个金兵大吃一惊，没想到真网到了一条大鱼！押着驴车回到金营，两个金兵把赵佶押下车时，赵佶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个卷轴。一个金兵把刀架在赵佶的脖子上，才把卷轴从他的手里夺下来。

赵佶叹息一声：“天亡大宋。”

金兵本来以为是什么宝贝，但是抖开来一看，不过是一幅长卷，上面画着树木、河流、街市、人物，钤盖着鲜红的双龙小印，卷首有赵佶亲题的五个大字——清明上河图。

两个金兵有些失望，把长卷送进内府库存，而赵佶和他的情人李师师则被直接带到大元帅完颜宗望的面前。李师师是一代名妓，歌舞皆精，容颜倾

城，完颜宗望不敢自己享用，将她送给金太宗完颜晟，后来不知所踪。赵佶则被掳到五国城，几年之后抑郁而死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却流落人间，伴随着无数历史的风云变化和传奇历险，它的秘密湮没在历史的红尘中无人知晓。其数次被收进皇宫，又数次被盗出宫，它的经历神秘莫测，诡异难寻，无数人为它疯狂为它痴迷，而且有种秘密传说笼罩着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即一个灵验无比的诅咒：重宝国器，必有德者居之；奸邪得之，必遭天谴！

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mountainous landscape with a villag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are several figures, some standing and some sitting, possibly engaged in a communal activity or a market. In the middle ground, there are buildings with tiled roofs, and a person is seen carrying a basket on their head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large, stylized trees and more distant mountains.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, with fine lines and a monochromatic palette.

第一卷 黑龙夺宝

玉犬一放进凹洞，整块青玉大石就像是一头会咬人的野兽，将那只玉犬咬住，发出咯的一声。声音非常的轻微，但仿佛一种巨大的力量四面扩散开来，众人的心仿佛随着无名山谷颤抖了。

一、鬼市觅宝

孔子说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张思翰和女房东反目成仇时，他才彻底理解孔老夫子这句话的真谛。圣人就是圣人，说的话有先见之明，穿越了几千年，其真理不变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张思翰还没有从梦中苏醒，门外就响起咚咚的踢门声。

“谁？”他恼怒地喊道。

“我，开门！”门外响起女房东的声音。

张思翰爬起来，穿好衣服开门一看，女房东提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包包，满脸委屈地站在门外。

“帮我拿着包包。”女房东摇晃着走进来，把一堆包包胡乱地丢在床上，严肃地说，“你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”

这个年轻的女子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房东，一个是张思翰的女友。她的脸色像大理石一样僵硬，毫无情趣。张思翰从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说：“再等两天，我找到工作发了薪水就还你。”

女房东阴冷着一张脸说：“你已经拖欠三个月的房钱了，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，没钱也行，拿东西抵债！”

“不会这么绝情吧！”张思翰说，这简直比杀了他还令人难受。原来这个女人看中的不是他的才华，而是想把他的才华变成物质。那些收藏可是他的命！现在的女孩子更喜欢物质，物质享受高于一切。这就是孔老夫子感叹的初衷，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对以后的世界洞若观火，孔子他老人家不成圣，谁还能成圣呢？

女房东笑了笑：“不要以为你是我男朋友，就欠钱不还，你总得让我在你的身上有所收获吧，你不是考古系的博士么，陪我去潘家园买两件真东西，我们的债就全免了，怎么样？”

张思翰想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女人的心思真的很难琢磨。两个人满怀憧憬地来到了东三环的潘家园。

潘家园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大的古玩集散地，在清末时，曾经有“鬼市”之称。所谓的鬼市，其实并没有真鬼，在清朝末年时，有些落魄的贵族或者皇亲国戚，因为要维持生计，又不想被人认出来真面目，就趁着天色未明时，把古董拿到潘家园变卖，有的人甚至还用黑巾蒙面；更有一些盗墓者，在这里销售不能见光的赃物，他们的身影飘忽不定，形如鬼魅，久而久之，鬼市的称呼就叫开了。

张思翰和女房东来到潘家园时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。现在的潘家园，虽然名



叫“潘家园旧货市场”，却是古玩字画的天下，真的假的，唐的宋的，仿的造的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张思翰穿街过市对这里了如指掌，女房东却是第一次来逛。那些色彩华丽的首饰、珊瑚水晶与珍珠玛瑙，好像对一个女人充满了无穷魅力。

来到一个摊位前，女房东的目光狠狠地盯在一件玉镯上：羊脂玉镯通体雪白，雕刻着细腻的牡丹花纹，花蕊中的白玉皮色有些泛黄，散发着一股古朴的韵味。她拾起手镯把玩良久，镯子温润有佳，手感相当细腻。

摊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河南老板，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问：“妹，你玩啥？”

女房东一笑，她对收藏虽然是个外行，但还懂点行内的术语，见河南人问她收藏什么，认真地说：“我玩玉，尤其是古玉。”

河南老板一看女房东年纪不大，像个有钱的主，立刻用神秘的不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妹，你好好掌掌眼，这是真正的和田美玉，瞧瞧这皮色，瞧瞧这雕功，宋元以前仅此一件，算你好运气，拣了个大漏。”

张思翰淡淡一笑，伸手接过玉镯说：“老板，你这东西不是油炸鬼吧，我怎么瞧着有点新。”

河南老板的脸色顿时一紧，一把夺过玉镯说：“不诚心，就是给你个大漏也不中。”

女房东叹息地说：“镯子真好看。”

张思翰在她耳边小声地说：“可惜不是古物，是人为做旧的东西，在油锅里不知道炸了多长时间，两百块钱都不值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买下来送给你。”

“你有个屁钱！”女房东毫不客气地说。

张思翰不好意思地脸上一红，河南老板觉得张思翰的眼光有点厉害，立刻追问：“朋友，你玩什么？”张思翰在女房东那里受了气，不高兴地反问：“我玩字画，北宋的你有吗？”

“有。”河南老板紧张地看了看左右，说，“朋友，我看你是个内行，我这里有点东西，你要不要看。”

“看。”张思翰说，“只要是好的东西我都看。”

河南老板神情严肃，低声说：“这东西是我一个朋友，在河南老家挖地窖时挖到的，文物稽查大队不让出售古物，让他们逮住肯定做牢，你们跟我来吧。”

河南老板出了古玩市场，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居民小区，走进一座光线灰暗的房子。房里有两间屋，像一个仓库，有一张简单的床，角落里乱摆着大小不一的纸壳箱，还有一张长方型的大桌子。桌旁立着一个残破的画缸，里面插着几幅卷轴。桌面上很凌乱地摆放着糨糊、药水、刷子、破抹布。

河南老板走进里间小屋，女房东趁机对张思翰窃窃私语：“有嘛宝贝，根本

不该跟来，这里就是一个制造假文物的小作坊。”

张思翰镇定自若地一笑，看着河南老板夹着一个卷轴，神色诡秘地走出来，把卷轴在张思翰面前缓缓展开。

这是一幅水鸟图，装裱的不是太好，隔水与引首都已经残破，但是画心保存得比较完整，画面的颜色虽然陈旧，但是笔墨艳丽，精致工整，画着一片沧桑的芦苇，一行飞雁顾天长鸣，旁边还有一首笔力瘦挺的小诗——彻夜西风撼破扉，萧条孤馆一灯微，家山回首三千里，目断天南无雁飞。

张思翰惊讶地说：“这是瘦金书，是宋徽宗赵佶的诗。”

“什、什么？”河南老板忽然激动起来，掏出一盒香烟，点了一支放在唇边猛吸了一口，然后吐了口浓烟，弄得满屋子烟雾飘渺。女房东的神情也随之激动起来，真会遇到宝贝么！

河南老板有些结巴地问：“这真是个宝贝么？”

张思翰说：“画上的诗叫《在北题壁》，是宋徽宗赵佶被囚禁在依兰城之时的作品，表达了他被俘受辱思念故土之情。”他用手摸了摸画边的绢，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，走进窗口借着阳光仔细查看，嘴里说道，“没错，是宋代的古绢，经线是双丝，纬线是单丝，很致密；钐印也没错，是御书葫芦印，笔力也很见功夫。”

女房东小心地问：“思翰，我们买不买？”

张思翰用小手指头，在画上一角轻轻一抹，墨迹上的白霜并没有擦掉。

河南老板一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。”

张思翰说：“你说我在做什么？”

河南老板得意地说：“宋代以前的画，粗一看墨迹上好似有一层白霜，但是仔细看却没有，所以仿造宋代以前的假画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墨迹上弹烟灰，但是也很好识别，只要用手在墨迹上一抹，白霜就消失，露出浓黑的墨迹。放心好啦，我收画时用这个方法检验过，白霜没抹下去，肯定是真迹。”

张思翰一字一字地说：“那你就被骗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河南老板倔强地说。

张思翰说：“这张古画有两点破绽；第一是没有花押签名，赵佶的花押签名是天下一绝，就算瘦金书模仿得极像，但他的花押签名极少有人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，所以还不如不写，免得画蛇添足；第二，这张绢是宋绢，但是画却不是宋画，而是现代的仿品，细看之下，赵佶的字上还有些许破绽，画最多不会超过三十年，至于白霜是怎么弄上去的，我还不清楚，不敢妄论。”

河南老板顿足捶胸，头上冒虚汗，差点流鼻血，连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买回来的啊。”

张思翰说：“你也不用着急，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人手里买回来的？你不用

怀疑我，我不想买字画，只是想收集一些宋代的丝绢。”

河南老板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反正我也被骗了，我还想找他算账呢，他是我老乡，名字叫刘富贵。”

张思翰心中一动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追问道：“你知道他住在河南什么地方？”

河南老板搓着手，说：“好像是开封的小李庄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张思翰点头说：“这就足够了。”

二、故宫惊会

啥也没有买到，空手而回。

离开潘家园时，女房东忍不住说：“张思翰，我可真够喜欢你的。”

张思翰说：“其实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判定那是幅赝品，我一诈，就给诈出来了，我的眼光还算犀利吧？”

女房东说：“我不是喜欢你这个。”

“那你喜欢我什么？”

女房东说：“我喜欢跟你白跑了一趟，像个傻子似的被你给耍了。”

张思翰说：“我没有耍你，耍你的人是那些造假贩子，这里现在已经难见真品。你放心好了，等我有了钱会加倍还你，现在你就算在我的身上投资，利息可观啊！”

“鬼才相信你的话。”女房东说。

张思翰说：“我的肚子又饿了，你请我吃饭。”

女房东气得脸色铁青，丢下一句话：“见鬼去吧！”打了一辆的士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她已经被张思翰给气饱了。张思翰正寻思着女房东会不会嘴硬心软回来接他，一辆红色悍马 H2 已经停在面前。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人，脸色冷峻双眼如鹰，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进潘家园，仿佛所有的古董店老板都要对他必恭必敬。他年纪轻轻，但是资历却好像比谁都老。所有人和这个年轻人打招呼时，语气里带着无比的羡慕和崇敬——“七爷。”

对于成功的年轻人，张思翰自然很是羡慕，不过他也琢磨出一些不同滋味，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与众不同，是一双锤炼过的鹰眼。这双眼睛一边走，一边浏览着古玩铺子里的那些货色，从目光到脸色都在展示着一种骄傲。这绝对是一双敏锐的眼睛，俯视着整个潘家园，甚至能穿过黏附在古物上的风霜与泥土，判断出时代的特征！

看着七爷径直走进河南老板的铺子，张思翰的心又是一动，一些巧合的因素

往往预示着某种必然的结果。他转回身来，站在一个摊子前，仿佛随便看看、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其实他在监视那间铺子的动向。一会工夫，笑如春风的七爷与兴高采烈的河南老板走了出来，七爷的腋下还夹着一个灰色圆形铁筒，有二十多公分长，直径三十公分，在锈迹斑斑的筒盖上刻着一串符号——H1501！

H1501！

张思翰的心猛烈地撞击了一下，岁月仿佛瞬间凝固。他忙按住心跳，在心里暗自比较了一下：如果把那幅画装进铁筒里面，岂不是正合适？

七爷带着河南老板上了悍马，张思翰这才收回思想，拦住一辆出租车紧随在悍马的后面。他很怕被七爷发现，不时叫司机放慢速度。其实七爷此刻正在得意，怎么会注意到身后缀了一个尾巴呢？

七爷把河南老板带进丰泽园饭庄，看来他早在这里订了一个包厢，饭店里面装点得古香古色，松鹤屏风，团花地毯，很有一派中式餐厅的皇家气派，雍容华贵，卓显不凡。

张思翰望而却步了，他只能想象着通天鱼翅、葱烧海参、沙锅鱼肚、清炖裙边、银丝卷，还有令人垂涎的国宴茅台。饿着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七爷与河南老板从丰泽园饭庄酒足饭饱地走出来，他们分道扬镳。张思翰继续跟踪着七爷，终于发现七爷将车停在一座公司小楼的外面，带着铁筒走进别墅后就再也没有出来。

张思翰看了看小楼，招牌上写着“巴氏慈善协会”。他想了想，或许是自己多虑了，一个慈善协会怎么会与千古神品搭上关系。此时，忽然一阵旋风把一张轻薄的传单刮到他的手上，他展开一看，大标题上写着“清明上河图研讨会”，小标题上写着“百万奖励寻找研究《清明上河图》新境界”。这个标题有点意思，张思翰看了看时间与地点，研讨会明日举行，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注定，命运的使然，他想置身事外已是不可能了。

翌日，紫禁城，故宫。

延禧宫在故宫中的建筑中非常有名，算是内廷东六宫之一，也是紫禁城中唯一的一座西洋建筑。红色的宫墙壁令人备感温暖。殿门前那座宣统元年开始兴建的汉白玉水殿，百年之后也未曾竣工，似乎留下了无限的遗憾。

此刻，在延禧宫中的一间会场，凝固着庄重而严肃的气氛。这里召开的是一次很特别的研讨会——华人慈善家巴图那仁出资主办的一次学术悬赏活动，研究的内容是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巴图那仁坐在首位，这位老人花白头发，脸上堆满皱纹，可是眼神如电，一点也没有苍老的神态。没有人知道巴老的来历，知道的是他富可敌国的财富，还有豪气干云的性格。几个满头花甲带着厚度眼镜的老学者坐在他的后面，然后是一些中年学者，还有一些蓝眼睛白皮肤的老外。

最后一排，张思翰好不容易混在记者堆里，穿着一身很休闲的运动装，一头长发支楞八翘，不修边幅。他一张略显长方的脸型，高挺的鼻子，下巴留着一些稀疏的胡须，看上去非常邋遢。

台上站着一个胖学者，讲得十分卖力，滔滔不绝。巴老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痴迷几近狂热，只要你的一个论点能引起他的兴趣，就会得到一百万元的奖励。下面的人聚精会神地听讲，张思翰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盹，没有人觉察到这个年轻人的无礼，都以为他专心致致在闭目倾听。坐在他身旁的年轻女记者，听见他微微的鼾声皱了皱眉，在记事本上轻轻撕下一页，提笔疾飞，迅速地写好几个字，然后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。

张思翰一惊，睁开一对大眼睛四下张望。女记者飞快地把纸条塞进他的手心。张思翰展开纸条一看，上面写着一行娟秀的字迹：睡觉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！

他抬起头，用混沌的目光看了看女记者，意思是谢谢你。女记者笑了一下，他发现这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长长的睫毛，眉眼如画，一头黑亮的长发，正用一双如秋水般的眼睛似嗔似怒地盯着自己。

胖学者的讲演热情高涨，不时伴随着热烈的掌声，连他自己也觉得飘飘然。张思翰叠好纸条放进上衣口袋，接着双眼一闭，照睡不误，好像没有把女孩子的提醒放在眼里。女记者立刻火冒三丈，但是这个场合似乎不好发火！她又用手肘碰了碰他的软肋。

这一次，张思翰连眼皮都没有抬，只是略略地点了一下脑袋。

台上的讲演进入了一段高潮，可是巴老的脸上没一丝喜悦，脸沉似水，索然无味地对一个头发光秃的老者说：“做研究，也要重创意，研究不是模仿，不是剽窃，这些高论已经被人咀嚼过千百回了，不是老调重谈，就是用别人的研究成果胡乱拼凑，夸夸其谈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”

头发光秃的老者低声说：“巴老，等这个人讲完之后，研讨会就此结束，但是总要给年轻人一些自信和展示的机会。”

巴老点点头，总算耐着性子听下去。

巴老的性子可以忍耐，但女记者却对年轻人的无礼忍无可忍。她愤怒到了极点，用尖锐的小肘对准张思翰的软肋，不轻不重地给了那么一下。

“哎呀！”张思翰惊叫一声，从椅子上扑通一声摔在地上，显然女记者的用力有些过猛。

严肃的气氛顿时变得僵硬无比，无数惊异的目光盯着从地上爬起来的张思翰。他满脸绯红，却没有责怪女记者的意思，要引人注目就必须用些手段，他温和地说：“抱歉，我听得睡着了。”

台上那位满面红光的胖学者，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！

张思翰用手向那个学者招了招手：“不好意思，请继续。”一屁股又坐到椅子上，众目睽睽之下又做沉睡状。

会场里更加寂静无声。胖学者脑羞成怒，问道：“这位朋友，难道我的见解，你一点兴趣也没有么？”

张思翰点了点头。

胖学者感觉受到了羞辱，追问道：“那你认为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不是国宝？”

张思翰说了两个字：“废话。”

顿时，会场如同抛下一枚炸弹，严肃的会场让这两个字弄得非常尴尬。所有的人都在想，这小子真是狂妄自大！

胖学者语气冰冷地问：“阁下也懂《清明上河图》么？”

张思翰一扫邈邈混沌的模样，双眸之中射出两道明亮的光泽，说：“略知一二，你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！”

胖学者被激怒了：“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？”

巴老却用鼻子哼了一下，喜上眉梢：“这个小子有点意思。”

几名保安迅速走上来，要把这个搅闹会场秩序的年轻人赶出去，巴老一挥手，几名保安恭恭敬敬地退了下去。

胖学者很不服气，双手一背，问：“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张思翰说：“清嘉庆四年，它收藏在紫禁城内延春阁中，并著录在《石渠宝笈三编》里，但是《石渠宝笈》对它的记载不够准确。”

胖学者冷笑一声：“《石渠宝笈三编》乃是大内权威，无数鉴赏家、收藏家都以其中的记载而求宝若渴，你竟敢怀疑它的真实性和严肃性？”

张思翰说：“记载的没错，只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并不只有一丈六尺五寸长，它的长度一共是将近九丈！”

九丈的巨幅！

宏伟的绘画篇章！

胖学者哈哈大笑着问：“你不是胡思乱想、异想天开吧？”

张思翰郑重地说：“不是，明朝鉴赏家李东阳曾在图后题跋考证，说《清明上河图》前应当有一段远郊的山水，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的‘清明上河图’签题与双龙小印。还有的专家推测，其实在《清明上河图》后也有大段的描绘。画面应该到古代汴梁城西的金明池为止，可惜今天我们看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只是其中的一小段，是古城汴梁的东远郊到城内便桥附近。按照比例推测，此画原有九丈左右，也不为过！”

胖学者道：“那只是一种猜测，没有证据？”

张思翰自信地道：“一点都不是猜测。图前不仅有宋徽宗赵佶的题字与铃印，卷尾还有一首小诗：我爱张文友，新图妙入神。尺缣该众艺，采笔尽黎民，始事